

4231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三分册



(内部读物)



国防大学 2 073 0891 0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三分册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三分册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77,000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2074·430 定价 1.80 元

(内部读物)

60681/13

出版说明

德国的卡尔·考茨基(1854—1938)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原来是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翻译，本社在1964年作为《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中的一种而出版的。全书共有六个分册，其中第一、二、四、五、六分册均于1964年先后出版。第三分册于1965年也已译就付排，后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未能出版。本社为了保持这套资料的完整起见，故特将第三分册的原译稿重新加以校订，仍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以供理论工作者和专业人员参考、研究之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12月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德〕卡尔·考茨基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一部 自然界和社会

第三卷 人类社会

DARGELEGT VON
KARL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J. H. W. Dietz Nachfolger
Berlin 1927

本书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 1927 年德文版译出

目 录

第三卷 人类社会

第一篇 种族	3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地	3
第二章 迁移	8
第三章 各种族的区别	15
第四章 种族的混杂	20
第五章 作为历史动力的种族斗争	27
第六章 种族的对立	40
第七章 高级种族和低级种族	47
第八章 思想能力和阶级	55
第九章 思想能力和性别	65
第十章 特殊的种族天赋	68
第十一章 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性”	76
第十二章 神秘的“民族性”	92
第十三章 种族的血缘	99
第十四章 种族和语言	101
第二篇 技术	108
第一章 人类地理学	108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动力	116
第三章 森林居民和草原居民的智力	122
第四章 编结	126
第五章 挖掘	139
第六章 防御和攻击	150
第七章 工具的制造	165
第八章 火	171
第九章 关于发明	179

第十章	蒸汽机的产生	184
第十一章	汽船与火车	191
第十二章	技术进步中的新事物	200
第十三章	社会思想中的新事物	210
第十四章	土地资源的利益	226
第十五章	地理位置的利益	233
第十六章	各种自然因素所引起的优越条件的变化	244
第三篇 经济		254
第一章	自然器官和人工器官	254
第二章	共同劳动	260
第三章	相互劳动	267
第四章	技术、经济、获取食物	276
第五章	农业和工业	286
第六章	生产方式	292
第七章	财产	296
第八章	土地所有制	307
第九章	财产的发展	314
第十章	财产的保守性	328
第十一章	器官和外界	337
第十二章	辩证法和发展	346
第十三章	生产方式和精神实质	353
第十四章	个人和社会	358
第四篇 马克思的《序言》		364
第一章	意志和生产方式	364
第二章	基础和上层建筑	370
第三章	基督教和革命	378
第四章	归根到底的基础	390
第五章	作为人的生产的生活的生产	397
第六章	作为生活的维持的生活的生产	410
第七章	经济和自然科学	423
a)	对自然的认识和技术	423
b)	世界观中的自然观和社会观	435

第 三 卷

人 类 社 会



第 一 篇

种 族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地

生物适应改变的环境条件的规律，适用于任何有机体，因而也适用于地球上最高的有机体，即人类的有机体。即便是文明人，也受这些规律的支配。不论是能动适应或者是被动适应，对于文明人也和对于动物一样都发生作用。不过，这种适应只能使天生的器官的活动适应于新的条件，从而使这些器官发生变化，而不是有意识地、直接地想要创造更适当的新器官。

关于后一点，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首先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自然适应在人类身上所发生的作用。

如果某种有机体分布到许多环境不同的地方，那末，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显示出一些特性来。这些特性并不是个体的变异，而是在各该地方的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身上都能够见到，并且由它们自己遗传给后代的东西。这些特性是由于那个地方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产生的。如果这些不同的生活条件对有机体十分长期地和十分强烈地发生作用，结果不但使它的体细胞、而且使它的胚胎细胞发生变化，那末，这种特性就可以遗传，而遗传这种特性的个体的总和就会在同一物种内部形成一个独特的族。假如变化极大，这个独特的族也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物种。在族和种之间，我们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当然，我们在自然中所见到的只是个体。是人类把同样的个体

归纳起来，分成族、种、类等等。人类依照自己的看法，把各个族、种等等相互地区别开。人类在一定情况下是否确定一个独特的族和种，以及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划分界限，要依靠他认为对于族或种的概念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标志来决定。这些标志虽然也是由人类制定的，但是，我们还不能把它当做人类头脑随便思索出来的东西。它是从观察外界取得的，能够随着观察的结果发生变化。

一般认为，人类是分成一系列种族的唯一物种。只用肉眼一看，就会了解人类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种族。我们只要把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加以对比，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人类的种族差异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如果不知道人类的动物祖先，对这个疑问就只能凭空猜测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能够驳斥那些五花八门的假说，说它们决不可能或者难以置信了。

有人主张人类只是由一对夫妻繁衍下来的，这个假说完全不能成立。如果我们认为各个物种（当然也包括人）是一种创造劳动的结果，那我们可以这样想。与此相反，我们根本不能想象一个新物种只是通过某一个体的变异，从一个旧物种发展而来，或者，毋宁是从两个个体发展而来，这两个个体经过同样的变化出现以后，成为配偶，连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极严格地保持着同族交配，即便是同一物种，也拒绝与不是同样变化的对象结婚。

与这种论调完全对立的说法是：人类并不是从单一的动物物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猿人产生的，各个不同的人种是从各个不同的猿种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路尚*说：

“我个人相信人类的绝对统一，我看不出有任何足够的理由来把

* 路尚 (Felix von Luschan, 1854—1924)，奥地利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1900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1904年任民间艺术博物馆馆长，著有《贝宁古代史》(«Altermüner von Benin»)等。——译者

我们今天的人和我们古石器时代^①的祖先划分为不同的物种。”(《民族, 种族, 语言》[«Völker, Rassen, Sprachen»], 柏林 1922 年, 第 6 页)

他在同一本书的另外一个地方, 关于这一个问题, 又说:

“有几位著作家想要把巨大的黑人同大猩猩归为一类, 把原始森林的俾格米人*同黑猩猩归为一类, 把中国人同猩猩归为一类, 甚至把日本人同长臂猿归为一类, 但是, 我不相信除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以外, 还会有什么人认真接受他们的意见。我个人是无条件地相信人类的绝对统一, 但是, 我也能够完全体会多祖论者^②的立场。他们假定人类有几个迄今还不知道的祖先, 而我们一祖论者认为人类只有一个祖先。在理论上, 这一点可能产生很大的鸿沟, 但是在实际上, 差距是很小的。因为, 就连多祖论者也必须承认, 他们所假定的种种不同的人类祖先, 归根到底, 还要上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共同祖先就已经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了; 可是, 多祖论者却认为他只不过是人类的先驱者。这种分歧仅仅在理论上显得重要, 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说老实话, 把最初的人同他那还是动物的祖先分开, 这永远属于无聊的思辨游戏的范围, 如此而已。”(第 185 页)

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对于任何一定的问题, 都不应该断言是“永远不可知”的。我们怎么能够预见到自己可以随意支配未来研究的任何材料和任何方法呢? 肯定地说, 用我们有限的认识能力充分掌握无限的东西, 以解决世界向我们提出的一切问题, 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事情。但是, 见到某个一定的问题, 就说它永远不能解决, 也未免失之过早了。我们顶多只能说, 在我们迄今

^① 古石器时代 (die paläolithische Zeit) 就是旧石器时代 (die ältere Steinzeit)。——考茨基注

* 俾格米人 (Pygmies), 非洲中部的古老土著, 身材矮小, 平均 1.3 米。——译者

^② 人种多元论者 (Polygenisten) 指认为人类不同种族是由不同猿种产生的观点的代表者。人种单元论者 (Monogenisten) 认为人类的祖先只是一个物种。——考茨基注

所知道的事实和方法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人类的元祖，我们对于元祖在进行种种不同的猜测，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然而，我们能够假定说：在现存的动物中间，人猿是同我们的类似猿的祖先最接近的。

关于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求人类祖先——猿人的问题，我们也是同样地茫然无知。由于我们假定猿人同人猿非常接近，我们就认为猿人也和人猿一样住在热带，而且必定住在旧大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洲决不曾有过人猿。美洲猿猴的鼻子全是扁平的，鼻孔不是向下而是向外，旧大陆的猿猴却与此相反，它的鼻梁细长，鼻孔向下，跟人的鼻孔一样。

有许多科学家在实际上也都认为热带地方是人类的起源地。达尔文，阿·罗·华莱斯*，赫克尔都是这样。莫里斯·瓦格纳**同他们相反，他认为应该到北欧或者亚洲去寻求人类的摇篮。这个观点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同时，也没有得到许多支持者。

路尚采取中间路线。他认为：

“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人是在直布罗陀—新荷兰***线上的某处发展和传播起来的……现在还不可能把人类的起源地确定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区域。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是在西欧发现了人类最古的遗迹，其所以如此，恐怕完全是由于进行地质学考察的缘故，一部分也是由于当地居民的情况和加强开发土地促成的”(第11页)。

在这一点上，赫克尔和莫里斯·瓦格纳之间大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因为地面发生剧烈的变

* 阿·罗·华莱斯 (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 英国博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建立者之一。著有《动物的地理分布》(«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等。——译者

** 莫里斯·瓦格纳 (Moriz Wagner, 1813—1877), 德国博物学家。主要著作有《达尔文学说和机体迁移法则》(«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es Migrationsgesetz der Organismen») 。——译者

*** 新荷兰是澳大利亚的旧称。——译者

化，猿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起源地，而到新的条件中去生活。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猿人才不得不从树上移到地面上来，直立行走，发展他们的手和语言能力，从而发展他们的精神能力，就这样，逐渐达到我们今天所具有的人类状态。

1867年，即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出版前一年，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出版前四年，完全不相信达尔文的人种学家奥斯卡尔·佩舍尔*在说明他决不把美洲或欧洲当做人类的起源地以后，对于人类的真正起源地，曾经这样写道：

“很可能，（人类）的最初出现既不是在亚洲南部，也不是在非洲，而恰恰是在印度洋。在印度洋上曾经有一个广阔的大陆，属于这个大陆的有马达加斯加，大概还有东非洲的一部分，有马列帝汶和拉凯帝汶，以及带有半非洲特征的珍奇动物界的远东的苏拉威西。英国的动物学家斯克累特**说这个大陆就是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所讲的‘印度埃塞俄比亚’，又给它取名为勒姆里亚，因为这个大陆包围着狐猴类的分布地区。这样一个大陆正是人类学上所需求的东西，因为只有假定这个大陆的存在，我们才能够解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落后居民以及印度支那诸岛的巴布亚人为什么分布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另外还有黑人，他们究竟怎样几乎不涉一江一河地到达了他们如今栖息的场所。在当初，世界这一部分的气候一定是温暖适宜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今日还能遇到类人猿的地带。”（《外域》杂志 1867 年。引自佩舍尔《民族学》，1875 年，第 34—35 页）

赫克尔继承了这个假说。他认为，由于作为先驱者的猿人所居住的勒姆里亚沉没海中，那里的动物界就不得不转移他处了。

人类学家莫里斯·瓦格纳与此相反，他认为北欧和亚洲的猿人

* 佩舍尔 (Oskar Peschel, 1826—1875)，德国人，也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地理发现时代的历史》（《Geschichte des Zeitalters der Entdeckungen》）等。——译者

** 斯克累特 (Philip L. Sclater, 1829—1913)，曾遍游欧洲、美洲和北非，主要有关于南美洲禽类的著作。他在动物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很有价值。——译者

到了冰河时代，不能在那里栖息下去，因此，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居住场所，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最近，维也纳的阿倍尔*认为中亚细亚高原是人类的起源地，冰河时代把人类从那里赶了出去。关于萨尼耶尔维希的假说，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一篇第五章讨论过了。有些学者主张人类起源于欧洲，萨尼耶尔维希是其中的一个。他也认为在人类的形成中，冰河时代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

第二章 迁 移

这些假说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当生活条件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候，也就是当它使人类的元祖变成人的时候，人类的元祖们不仅向一个方向迁移，而是向四面八方迁移的；他们各自进入不同的生活环境，因而必然发生不同的变异。假若人的猿猴祖先有许多不同的物种，那末，在不同物种的猿猴迁徙的过程中，肯定说，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加大了。结果，人们就不可能从中指出人类如此的统一性。关于这种统一性，尽管我们有种种不同的见解，现在还是可以断言的。例如，虽然不同地方的人使用各不相同的语言，但是不论在哪里，人们的发音器官却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学习他人使用的任何语言，因此，也就可以与完全不同的人们互相了解。

如果说人的不同种族是从猿的不同物种产生的话，那末，这些猿的物种一定会接近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不应该说它有不同的物种，而应该说它在同一物种中有种种不同的种族。

猿人在被迫离开故乡，进行迁移，取得不同的条件以前，就已经形成不同的种族，这岂止十分可能，甚至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这个情况来推断，现在人猿的各个物种不但很强烈地显示出个体变异的

* 阿倍尔 (Othenio Abel, 1875—1946)，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学的奠基人。——译者

倾向,而且也很容易形成不同的种族。

例如,猩猩属(*Simia Satyrus* L.)专门住在两个岛屿上,这当然是极大的岛屿,即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地域虽然如此局限,而猩猩属却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态。

“在形态方面最接近人类的动物当中,只是加里曼丹的猩猩就有五个不同的族,这些族是由于河谷和山脊而在地理上相互分开的。”(E.费舍尔:《人类的种族和种族的起源》[《Rasse und Rassenentstehung》],柏林1927年,第8页)

猿人也一定具有这种形成不同种族的倾向。当各个猿人群进入与过去生活环境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后,这种倾向就大大加强了。

首先是猿人迁移,其次则是从猿人产生的人类,他们的迁移是永无止境的。

关于各种机体在外界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相互保有均衡的状态,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了。在每一个物种,繁殖和消灭的因素都保持着均衡。任何地方都没有自马尔萨斯以来作为一般自然规律的所谓人口过剩倾向,所谓对不断扩展、对扩大生活资料基地、对向外迁移的意图。

只有当地表下面或者地球空气层中发生巨大变革时,才偶而在某些地点或者在各个地点打破这种均衡状态,引起生活环境的变化,使许多物种灭绝,使另外一些物种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远走他乡。

这种变革可能反复不断地发生过。通过冰河时代,就可以确实看出接连发生几次变革的情况。现在已经证明,巴伐利亚有过四个冰河时代。每当发生这样变革的时候,人类一定会被迫迁徙,从而分成更多不同的种族。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类,也同样地适用于其他各种动物。正是在以一次或多次地球变革为标志的漫长时代里,人类成功地跨过了自己的动物阶段。人类在客观环境的压迫下有了巨大的发展,能够对已经变化的条件形成一种新的适应。这种新的适应并不仅是能动的适应,而且是自觉的适应,因为新的生活环境中,人类抱着坚